

阿佤人 阿佤理

西盟佤族传统文化调查行记

THE WA PEOPLE &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刘军 梁荔 著 / 摄影

GON A VAX
SINIX A VAX

GON A VAX SINIX A VAX

代序 追寻历史与理解文化



亚热带气候使西盟佤山云雾不断

西盟佤族的歌舞并不复杂，
但极具感染力



阿佤山中的阿佤人

“阿佤山区因佤族居住而得名。”^[1] 依据罗之基研究员的描述，阿佤山的范围如下：西至萨尔温江，北至耿马孟定南定河一线，东北至耿马四排山区，东至澜沧雪林、西盟中课，南至孟连。包括中国云南西盟、沧源两县以及与其毗邻的耿马、双江、澜沧、孟连部分地区，也包括与其交界的缅甸佤邦的主要部分。阿佤山的中心地区，就是由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临沧市的沧源佤族自治县、缅甸佤邦共同组成的地带。阿佤山，也曾被叫做卡佤山，1987年5月28日，经云南省政府批准，将卡佤山改为阿佤山。

阿佤山的界限，不等于佤族的分布界线。后者更广阔，特别是在南北两个方向。20世纪50年代调查划出的佤族分布图是，东经 $98.5^{\circ} \sim 100^{\circ}$ ，北纬 $22^{\circ} \sim 24^{\circ}$ 。东至澜沧江，西至萨尔温江，至于南北两个方向的界限，20世纪50年代推测，早期的居住区北至今大理的云龙、永平、以及保山、腾冲，南则到缅甸景栋、泰国景迈等地，按照现在的资料看，这个分布范围可能还要更广一些。在这个区域里，西盟佤族自治县大致处于两江（澜沧江与萨尔温江）的中心地带。

在萨尔温江与澜沧江两条著名的国际河流之间，布满了怒山南脉起伏不断的大小山岭。西盟佤族所居住的地区内，大小山岭起伏不平。亚热带湿热气候使这里常常云雾罩。佤族是这块土地的崇山峻岭中最早的居民之一。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佤族39.66万人，聚居在云南省内的有38.30万

[1] 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第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



西盟佤族



缅甸佤族



澜沧佤族

人，占佤族总人口的 96.57%。^[2] 其中，半数以上居住在西盟、沧源两个佤族自治县境内，其余分布在云南孟连、耿马、澜沧、双江、镇康、永德各县，还有少量散居于保山、西双版纳、德宏、大理等地。云南佤族使用的语言主要分为三大方言。布饶克方言，以沧源岩帅语为代表，故又称岩帅方言。阿佤方言，以西盟马散语为代表，故也称马散方言。佤方言，以永德孟永语为代表，也称孟永方言。这些方言与当地佤族自称相一致，有相对稳定的分布区域。

佤族历史上曾被叫做“卡瓦”。1963年4月2日，这个带有蔑称性质的称谓被改为佤族。阿佤，是西盟佤族最广泛的自称之一，也是现在西盟佤族共同认同的地域性民间称谓。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境内，不同地区的佤族自称发音有所不同，大致是阿佤、勒佤、佤（汉字无法标出准确发音，“佤”的辅音都为v，元音也有较多变化，多为a, o, e, ia）等。调查表明，这些自称主要表现出方言差异，可能与佤族早期的迁徙来源也有关。此外这些自称不能简单地与现在的行政区划对应，倒是跟自然村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阿佤方言是通用语言，不过方言差异至今还是比较大，以西盟佤族都普遍种植的小红米为例，这种差异就比较明显，马散叫“霍”，新厂村叫“阔”，窝羊村则叫“克霍”。

我们眼前的阿佤文化

再次进入阿佤山肩负一项任务，就是要写这本书。尽管西盟佤族自治县的领导们给我们足够的创作自由，几年间我们进出西盟也20多次了，但还是感到艰难。

倒不是因为浮现在脑子里的不清晰，相反，西盟佤族的民族特性算得上是最棱角分明的了。他们黝黑的肤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委网站<http://www.seac.gov.cn> 2005, 8, 21。

色，与众不同的歌舞，妇女的长发和头箍，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如司岗里、木鼓、小红米水酒以及中国境内最后的猎头祭祀民族……无不展示出这个民族的鲜明个性。但是这些极富个性的文化符号中，又还存在着不少未解之谜，比如司岗里、木鼓和猎头祭祀。这些谜在隐约中展现了他们早期的历史轨迹，又关系到他们现在的文化认同，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想要揭开它们真正的历史面目，但仍旧还只是多种不同的解释和推测。

关于这些谜，我们所能直接得到的帮助不多。阿佤人留给后人的文化遗存并不丰厚，而且越来越少。有人曾说，人们可以从翡翠玉器里找回忘记了的的中国历史，但在西盟佤族这里，情况远没这么乐观。西盟佤族不仅没有文字，而且与其他很多民族比较起来，传统物质文化本来就很少，加之消亡胜于保护，50多年前大规模调查中记载的东西如大房子及雕刻等也已难寻踪迹了。

第二个难点，是文化内部的差异和变化。西盟境内以及紧邻的一些佤族，无论是记忆中、理解中、还是现实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都存在很多差异，从细小的生活习俗到核心的文化要素如木依吉、木鼓、巴猜等等，无论称谓还是含义都会不尽相同。这其中，有的差异表现出阿佤早期社会中各村寨相互隔离自我发展的史实，有的则是由于文化的表述没有经过文字定型，在变迁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比如几乎被采访的每一个老人，都会讲述出他自己理解的“传统文化”。这些差异很细碎繁杂，又非常普遍，使得以村寨为单位的文化细节差异本身，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阿佤文化的一大特点。不过，也正是基于差异，为我们能存异求同地接近阿佤文化内核提供了机会。针对着两个难点，我们确定着重于多点调查，调查范围包括西盟境内全部乡镇的点型村寨，连同村寨渊源和文化关联较为密切的周边两县，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富岩乡、景信乡、腊垒乡以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雪林乡的一些重点村寨。



西盟佤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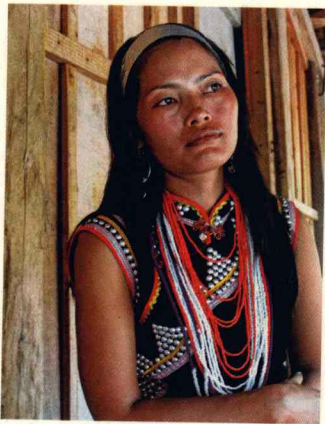
西盟佤族



缅甸佤族



缅甸佤族



西盟佤族



孟连佤族

人们常把阿佤历史文化的遗存称作原始文化的活化石，这个“活”字是对的，阿佤传统文化也确实还在人们内心中起着作用，在人们的理解和解释中还在被演绎着，它确实活着。这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如此久远的生命力，恰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经过 50 多年的社会变革，在阿佤文化的急速变迁中，再来重新梳理记述阿佤人的传统文化，的确像我们的一位当地挚友所言“不是一般的困难”。时代的张力和民族发展的愿望，促使着阿佤人不断地追赶大潮，我们试图在流动中寻找那些曾经稳定持久、深入人心的东西，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阿佤文化的特质。

佤族历史的断续

关于佤族的族源，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大体如下：佤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崩语支，佤族先民曾被称为濮，这是公认的。曾争议的是这个濮是先秦的还是秦后的，先秦濮人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大致算来距今有近 4 000 年的历史。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先秦文献中提到的濮或百濮，居住在荆州地界即今湖北、湖南交界地带，只指百越系统，不包括后来学者们所指的属于孟高棉民族先民的濮蛮在内。作为孟高棉民族先民的濮在史籍中出现较晚。王文光教授认为，他们有可能是在秦汉时期从中南半岛迁入永昌郡的。^[3] 总之，作为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先民的，是秦汉时期才出现的苞满、闽濮，以他们为主体发展成了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可惜关于他们的史料记载极少，所以，关于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情况知之甚少。

秦朝之前，西南夷地区都处于缓慢而相对闭守的发

[3] 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册，第121~187页，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

展状况中。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开始初步开发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过秦开“五尺道”只到了今滇东北的曲靖一带。汉代实现了对西南夷的州、郡、县三级治理。西汉时期的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汉以巴蜀之勇兵临滇国，滇王举国降，从此被纳入郡县统治的框架，被设为益州郡，驻地就在今昆明市晋宁县的晋城，汉天子以夷治夷，赐给滇王一颗不大的王印，继续统领原来的属地百姓。一百多年之后，即公元29年，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原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与哀牢、博南两县合并成永昌郡，苞满族系的众部落也被纳入郡内，被称为闽濮。此后闽濮（佤族、德昂族、布朗族先民）与鸠僚（傣族的先民）一直杂居在此郡内。当时的汉朝实行了比较宽柔的政策，凡初设郡县，少数民族不用纳税，连中央政府所派的官吏士卒的俸禄都不在当地征收，故少数民族居民一概不“编户”，即不上户口，关于佤族先民那时极少有相关记载。公元299年，永昌郡内的闽濮等民族反抗地方官暴政，把太守驱赶到了永寿（今耿马县）。公元432年，缅戎（即闽濮）又不断反抗，从那以后他们再次进入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之中。^[4]

唐、宋、元、明各历史阶段的史籍中关于佤德语支各族的记载都仅有零星片段，最清晰的记述大概要算明代李思聪《百夷传》中关于“哈刺”的描述，而这距今不到600年。

以秦汉时的濮来计算，佤族至今的历史有2000多年。在西盟佤族自己的群体记忆中，这段始于秦汉的历史也还没有连贯地接续起来，有逾千年的历史处于模糊的记忆里。诸多的学术前辈和同辈们，都曾经并一直为重描这段历史而努力，受益于他们的启发，我们也试图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现象有所推测。



西盟佤族



缅甸佤族



西盟佤族

[4] 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册，第331页，民族出版社，2005年1月。

推测历史还是理解人们的生活和文化？

对于填补这段历史的努力有时显得有些尴尬。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说过：“从推测的历史中，得不出真正重要的结果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文化和生活。”^[5]但是，离开了对文化出处的了解，未必就能很好地理解人们的生活和文化，对于一段历史背景的了解，更能帮助我们设身处地地解读文化的最初意义所在。

多年来与阿佤人之间的相处无法忘怀，也让我们感觉很难就这么接受模糊的历史。这像是出于情感的角度，去探寻谜团中的阿佤史，就像续接自己的历史和解读自己的文化一样。当然，没有史学背景的我不敢奢望真的能补写历史，我们努力的目的，也还是旨在理解阿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文化，毕竟脱离了传承的文化，就谈不上是传统文化。我们想在追寻中找出阿佤传统文化的一些成因以及传承脉络，这种追寻有可能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在内心深处接受它们并传承下来，从而进一步理解他们文化中鲜明的个性。就像了解一个人，也首先是知道他的“过去”一样。

解读阿佤人的生活和文化的文化，也是擦亮又一面映照人类的镜子。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这种社会本质，反映在文化上，也就像当代人类学家们所说的，没有独立于文化的人性。从人们所记忆的和所继承的传统中，把那些闪闪发亮的镜片捡拾出来，拂去尘土，就是来自阿佤人的人类之镜，它们显现出他们过去岁月里与其他民族共同的或独特的脚步与心迹，这就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从这一角度说，读懂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内心，又何尝不是读懂我们自己？不敢说我们能做到，但我们将尽心尽力，一直努力。

在忠实记录的原则下，书中的有些记述我们有意略去了地点、人名等细节。少量记录只是一面之词，我们尽力去找但没能找到对应的另一面的说法，毕竟半个世纪过去了，物是人非，还是人是物非，难以简单断言。由于这些记忆按照叙述者言，是当事人亲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所以不忍弃之。进一步考证的工作留给后人吧，我们自知，本书所记述的，不过是关于阿佤人与阿佤文化的冰山一角。



西盟佤族的纺锤

[5] 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从小红米水酒开始了解阿佤

当代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有句话我们很赞同。他说，就像马克斯·韦伯指出的那样，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于文化的记录和分析，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意义的探求。^[6]

大凡到过西盟的外地来客，都会一直留下难以忘怀的经历。这不是观光游览后留下的印象，而是与阿佤人相处过后留下的一种情感体验。他们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但都会说，好像阿佤人身上有一种特别能打动内心某处的东西。比如说，与阿佤人同饮往往都会在不知不觉间就醉了。

每次进佤山都难免一醉，但都不是出于“应酬”的醉，或是被强敬硬灌搞醉。不是说与佤族一起喝酒就肯定会醉，虽然走进阿佤人家主人肯定会以水酒接待，因为“无酒不成礼”是阿佤理中待客的第一礼节，但阿佤人独特的传统敬酒方式不会强压硬灌。在佤山醉酒往往都是心甘情愿的，就像谁说过的，是“自动解除了武装”。

为什么难免一醉呢？有朋友说是因为不习惯小红米水酒，其实小红米水酒度数不高，当年的水酒，除了头道酒可能到30度左右，后面的每一道酒都越喝越淡，阿佤人喝水酒像喝茶一样，会连续冲泡几道，对于善饮的人来说不成问题。还有朋友说，听着他们的歌跟阿佤人喝酒，就会不由自主地多喝，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其实，要当心的不是酒，而是他们的歌舞和眼神。阿佤的歌声古朴诚挚，高亢悠远，很是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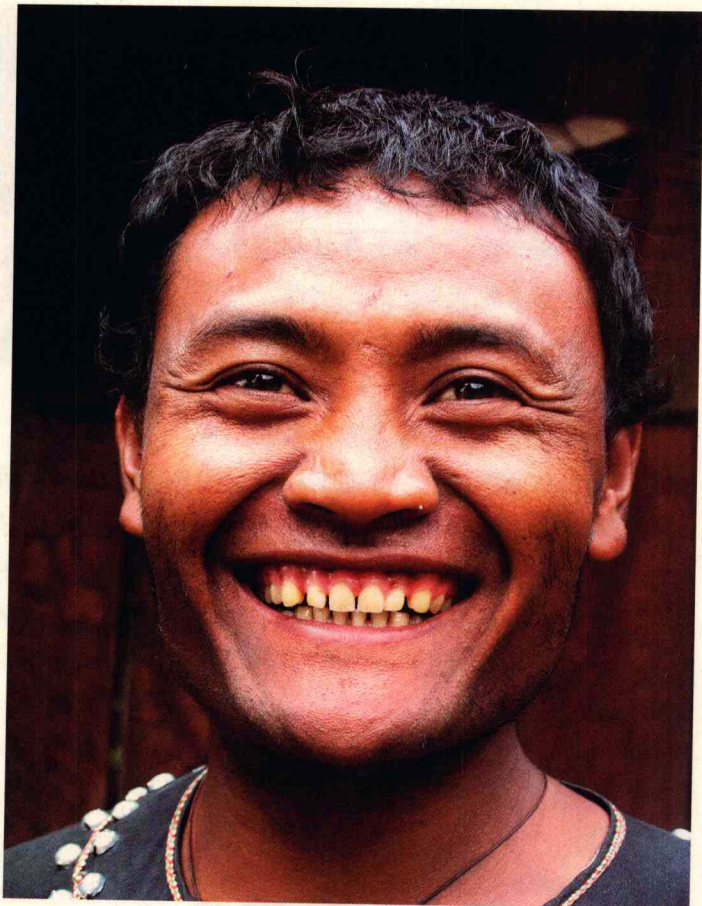
小红米的主要用途就是酿制水酒



西盟佤族俗语说“无酒不成礼”。在生活中水酒如茶一样不可或缺

[6]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5页，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

人，而他们此时的眼神，一定真诚而透彻。当牵着手，粗糙而温暖的手，再随着歌声踏起简单有力的舞步，这时离醉就不远了。几年中进出佤山二十多趟之后，感觉“一进佤山便醉”的谜底就这么简单。跟阿佤人喝酒，会被他们带入从前那种吟唱着古调交流家谱寻找亲人时的场景，不知不觉间也就进入了他们一直保有的情感世界，你会觉得从未有过的放松和亲近，于是忘记了身份，放下了矜持，卸下了由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分层导演的隔阂与防御，尔后突然发现，原来彼此相距的你、我、他、你们、我们、他们，统统变成了



西盟佤族男子的笑

“我们”，一种久违了的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一种亲人般的安全和温暖油然而生。

别具风味的水酒，古朴简单的歌舞，坦荡诚挚的目光，这些最初都只是润物无声的，但最后都会浸透身心，如醍醐灌顶般，就像所谓明心见性的感觉一样。这种由衷的亲近和温暖，对设防已久的人们来说就恰如久旱逢甘霖，心都会醉的，所以再不会去防备那几杯毫无酒外之意的酒了，剩下的只有率性畅饮，而此时的醉，就是醉在酒无酒外之意的纯粹里。

有一句话，会让你去阿佤人家时就像到家一样：“苏不容艾，布来容尼儿”。意思是“烟让我们知道你的名字，酒让我们了解彼此”。可惜汉字无法准确注音，不过他们都听得懂。这种“小红米水酒效应”表明，再简化的文化形态，都不意味着文化内涵的简单，看似简单的文化往往更能打动人心深处。阿佤文化，蕴含着阿佤山岁月凝练下来的复杂而特殊的意义，在今天的他者看来，起初可能会感觉与自己的文化如

此不同，但随着交往和理解的加深，又总是透出似曾相识的熟悉来。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都是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这一片片的棱镜，揭示出特殊环境中才能显现出的人性的宽度和深度，影射出人类的真实面貌。

毋庸讳言的是，西盟佤族至今还生活在贫困中，有近70%的人口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与他们相处，彼此间物质财富背景下的差距与传统文化间的差距一样大，而他们对此是自知的，但并不因此自卑。这种自知，与其说是所谓“理性”的，即那种分得清高低上下、得失利弊的，倒不如说是某种感性的，近乎泰然的自知。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不足，面对种种现代材质装裹的人群，他们有时会表现出某种退避，面对信仰中的力量，他们也会毫不掩饰内心深处的敬畏，但在平等相交、坦诚面对の場合，他们必定都会有本真的抒发和恣意的张扬，尽管他们不会很“礼貌”地给你夹菜、续酒，只会简单地说：“老师，吃作料。”事实上，这些“作料”换成我们的语言就是主菜。

在人与人之间面对的场合里，能歌善舞的阿佤人可能会比我们更善于表现，但最不会有的就是掩饰。那些林林总总的，自觉不自觉的掩饰——来自社会分层压力或顾及利益纠葛的角色扮演。就像最后告别时，我们的翻译娜代的父亲对我们说：“你要给我照片，不然我放鬼给你！”很认真，很本我，内心和表情都无比真实。这就是阿佤人的性格，直面这样的自我，自然会领略那句老话：酒不醉人人自醉，这也许就是小红米水酒的真正劲道。总有一次你会醉的，有了小红米水酒，你可能更容易读懂他们的内心。是不是这样，值得去试一试。



西盟佤族妇女的
传统服饰
(李易坚 摄)



收割

生活 在变与不变中延续

在佤山西盟，你会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在力所乡一个叫阿佤莱的寨子，我们遇到一个小伙子正在路边卖自家杀的猪肉，他把6斤4两当成了5斤4两卖给我们，我们提醒他算错了，但他说：“别啰嗦，快拿了走吧！”他宁愿少收10元，也不承认自己看错秤。在阿佤山，一个男人的声誉和面子历来比什么都重要。

面对类似的事情你不要感到不可思议，你要做的，就是努力去“理解”。

50年来，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带领阿佤人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近几年每次进佤山，都会发现极大的变化，一块块稳产高产田和橡胶、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刀耕火种的原始耕地几乎找不到了，人们的住房、衣着、语言和精神面貌，一年跟一年不同。在明显的变化背后，很多传统还在继续，曾经的生计方式如采集狩猎，还不止是作为技能传承了下来，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补充着拮据的生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传统观念还根深蒂固，从对司岗里的认同到日常生活的礼节，还有延续了千百年的信仰与禁忌。阿佤山一直在变，阿佤人的日子就在变与不变中延续着，跟随着这些变与不变，有时让我们更加相信，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并非总是出于人们的选择，有些传统，其实只是一种无奈，一种情势所迫的必然。

主 客 之 间

记不得生辰年份的娜代

娜代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她是我们的佤语翻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在县广电局工作的她也不忌讳告诉我们。她妈妈说她是割麦子时生的，这就麻烦了，年年割麦子，那会是哪一年呢？不过她的生日宴会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她把记者节定为自己生日，所以每年县里为记者们过记者节也都是为她过生日。

阿佤人没有自己的纪年。和年份相比，他们常常更记得月份和日子，他们要以月计算生产和祭祀的时节，要以日子推算吉日安排家里的有关活动。不过，佤语里只有

十天，这十天在一个月里要轮三轮，所以，记准究竟是哪一天也并非易事。孟连县前任文化局长岩拉给我们讲过他名字的故事，他说他名字中“拉”的意思是推算，因为记不准生日是到底是哪一天了。

娜代家在勐卡镇马散村七组，距离勐卡镇（西盟老县城）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家边。这里俗称小马散，是人口多了以后从大马散分出来的寨子，最初来了四个姓氏，永窝、聂门、阿芒、修。娜代的父亲岩兰姓聂门，母亲娜盆家姓修，按聂门家族计算，到这里是第六代。娜代的大哥在县里工作，姐姐也在村里务农，我们最熟的是她的二哥岩真，按照阿佤习惯，他作为最小的儿子留在家里和老人一起生活。几次造访之后，我们把娜代家当作自己家一样。



我们的佤语翻译娜代

“阿酒”的礼节

到家一落座不久，岩真就会拎着一个大竹筒出来，里面是刚冲泡好的小红米水酒。小红米水酒是早就酿好存放在罐里的，来客时掏出一些酿好的小红米，装进大竹桶里加水泡一阵就可以喝，喝完一桶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来一桶。

阿佤人单独敬酒时说“阿”，等于我们说的“敬你”，一起喝时说“哎哈”，相当于“大家干杯”。人们习惯上都把阿佤的敬酒方式叫做“阿酒”。岩真倒好第一杯酒以后，会首先递给父亲，要是岩真的大爹岩依也在，他父亲就会把酒筒递给大爹来滴酒祭祖。在阿佤方言中，男性长辈都尊称为“达”，女性长辈尊称“雅”。至于同辈小辈，直呼其名就可，像岩真我们就直呼“真”，娜代就叫“代”，我们叫岩依大爹“达依”，有时就直接叫“达”。达依接过酒，会一边轻声念着一边滴少许酒到地上，大意是告知家里的祖先家里来了哪些客人，请祖先保佑大家平安，也祝愿彼此和睦相处，然后他会举杯向第一位客人道一声“阿”，自己喝光这一杯，顺手抹干净杯口，递给岩真再倒一杯，然后再双手举杯递敬给他“阿”的客人。一般第一个被阿酒的可能是年纪最大或最尊贵的一位。客人接过这杯酒以后，也该先滴少许敬祖，然后举杯“阿”家里别的长辈或女主人，自己喝光之后，抹净杯口请岩真倒满，再举杯敬给你所“阿”的主人。这就是阿佤人传统的敬酒方式，主客间交替着轮流阿酒，一圈下来，在场的每一个人就都被彼此引见了。

以前我们在“阿”酒礼节上老犯错，虽然知道只是第一杯需要滴酒，但会先“阿”主人再滴酒，后来有人提醒说这有把对方当作“故去之人”的意思，我们大惊，才再



男性长辈滴酒祭祖



尼端擅长用独弦琴模拟司岗里的场景

不犯错了。作为主人，自然希望客人喝光“阿”敬你的这杯酒，要是实在不会喝酒，也可以尝一点后请他们帮喝，他们会留一点在杯底，这就要客人自己喝完表示领了这杯的情。

对于初次与阿佤喝酒的人，最不习惯的可能是只用一个杯子。几年前在王雅村，40多个人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轮流跟我们“阿”酒，旁边就有不少杯子，但始终只用一个。后来我们琢磨，只用一个杯子而且自己喝干第一杯，其实是让客人放心的最有效的方法。这表现了阿佤人对朋友的真诚坦荡，但似乎也体现出早期人际交往之间的某种戒备。有点像请朋友吃河豚的主人，一定是自己首先动筷，也从不向客人碗里夹河豚一样。

如果把时光倒退几十年，大家围着火塘“阿”至半酣的时候，主客就会相互交流家谱了，看看几百年前是否是一家人，由于阿佤人父子连名的家谱多半也伴随着关于村寨或地名的记忆，所以即使不是同根同源，往往也能找到曾经的同村或近邻。人们会用古老的调子唱着新词，称赞主人水酒的醇厚，感激客人带来的欢悦，唱这一次相聚的欢乐，感慨终有一别的离愁。这一场景，是进入阿佤情感世界的一道门槛。如果这时是在岩兵家或者尼端家，这两位民间音乐大师就会演奏各种佤族乐器，像佤笛和口弦等等，幸运的话还能听到阿佤人独一无二的独弦琴。所有佤族乐器中，我们对独

弦琴情有独钟，最想听又最不忍听。和越南独弦琴尖细响亮的音质不同，佤族独弦琴声总是那么嘶哑低沉，显得那么孤寂而幽远，但淡泊中又透出某种坚韧，那种难以言表的沧桑感总会让人敬畏流泪。西盟县原人大主任魏艾刀给我们讲过一个传说故事，足以说明独弦琴的感染力。据说从前有一个盲人小伙拉得一手好琴，他和几个伙伴一起去串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姑娘先是不同意交往，夜里小伙子拉起了独弦琴，姑娘被琴声深深打动，两人坠入了爱河。次日清晨，姑娘起来出门背水无意中碰到了小伙子的拐杖，烈性的姑娘自缢身亡。

西盟佤族俗语说“再穷也会有水酒”，这就像我们说再穷也有给客人喝的茶一样。所以，学会“阿”酒的礼节，是在阿佤山交流中很有用的方式。不过别以为熟悉了一村一寨就够了，单以酒杯来说，虽然都是竹筒做的，但西盟各地的酒杯形状差别很大，翁嘎科的酒杯细长如竹笛，马散、岳宋的酒杯短小像玻璃杯，而一些村寨里敬贵客的酒杯会粗大得让你不敢认。就“阿酒”习俗来说，大多数乡镇如马散、岳宋、中课、翁嘎科等都是主客之间逐个轮换对“阿”。但在新厂乡如新厂、歹格拉、窝羊、阿莫等村寨则是一对一的“阿”酒。不过，不管一对一还是转圈，都一定是由在场男性长辈祭祖并喝第一杯，这是一致的。

佤族稀饭很诱人

稀饭是阿佤人家常的主食方式之一，也用于招待宾客，做法有多种多样。佤族多半是饭菜在一起，由于添加不同的肉、菜或作料，不同的稀饭味道大不一样，所以在翁嘎科有些村寨，会尝到把稀饭当菜“稀饭下干饭”的吃法。以前打到田鼠，人们会做老鼠稀饭招待贵客，但不会用于老鼠做稀饭待客，干老鼠一般只用于祭祀。现在招待贵客多做鸡肉稀饭，岩真是做鸡肉稀饭的好手，他用火烧来褪鸡毛，把一部分鸡肉和调料煮在稀饭里，其他的跟辣椒、野菜、调料等一起春成地道的佤族“作料”，鲜辣诱人，非常开胃，把“作料”拌在稀饭里吃更是爽口。我们一直想要尝一尝毛薯的味道，毛薯在缺粮时是阿佤人主要的粮食替代品之一，现在有些贫困人



毛薯和野菜稀饭

家还会储备毛薯，把它切片晒干，缺粮时再煮着吃。岩真专门跑到山里挖来了毛薯为我们煮稀饭，冬季的毛薯筋多不容易烂，没什么味道，只是含淀粉多可以充饥而已。

我们最爱吃的还是娜代妈妈做的面瓜稀饭、野菜稀饭，总会抬着大碗吃很多。这个时候，最抢手的是她家的大“木拉”，也就是用木头凿出来的大盘子，用它就可谓“心急能吃热稀饭”，散热快还不烫手。娜代妈妈担心我们吃不惯，有时会单独为我们煮一大锅干饭，结果老是剩下很多。有时不那么顺路我们也会跑进来，就是馋大妈做的稀饭了。大妈告诉我们，以前大马散、小马散、阿莫的妇女服饰很有特点，绑腿两边还颜色不同，左黑右蓝，现在看不到了。娜代的父亲话不太多，但他总会独自悄悄地看鸡骨卦，为我们占卜祈祷，毕竟他的宝贝小女儿要跟随我们走村串寨很长时间，卦象好的他都留了下来，后来熟悉了，他会把以前留下的鸡卦拿出来给我们拍照。

用什么待客很重要

在阿佤山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现佤族从来不用鸡蛋待客，这也是西盟佤族至今普遍忌讳的。人们解释说，招待客人吃鸡蛋会生分。我们一直没能问明白，是不是因为鸡蛋本来是很圆满的东西，破开吃就会生分了？在翁嘎科的英乐寨，可以煮一个鸡蛋给客人吃，同姓之间也可以分吃一个鸡蛋，但在马散等地却很严格，连同姓之间也不一起吃。比不用鸡蛋待客更严格的是忌用白鸡待客，这一点也很普遍。阿佤人会饲养各种鸡，都可以用来做鬼，^[7]但只有白鸡不能待客。在传统的为人叫魂的仪式里，阿佤人也不用白鸡，有时还用白鸡来做比较特殊的鬼，如有的村寨用白鸡来“退鬼”，



主火塘和床之间
是主人坐的地方

[7] 所谓“做鬼”，是当地约定俗成一直普遍使用的汉语词，泛指佤族传统上的各种原始宗教祭祀活动。